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9
12



文庫11
D 279
12

010190559993



陶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藝術

特進臣魏

徵士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鑿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禱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鑿。則文摯。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俾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

及古圖



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德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
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
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
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
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
者咸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著者列爲藝術篇云。

庾季才

子質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
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
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
喪以孝聞梁盧陵王績辟荆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
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

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
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
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
陝整飾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可得
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懷等議
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
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什
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
心宜敬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爲
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
襄陽先招異度晉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
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爲賤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切哀

之故。贖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且頤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旣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漸疎。不復別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微曰。庾季才至誠謹愨。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加上儀同。封臨穎伯。邑六百戶。宣帝嗣。

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及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顛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

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穎、蘇威二人定議。季才且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乂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頰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玉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祕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爲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張胄玄曆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上

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詵之徒，雖爲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庾質，字行修，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鄠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爲合

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爲勉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勉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旣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尙不能勉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旣而禮部尙書楊文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者文感其成事乎質曰文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

曰斗楚之分文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曆知名

盧太翼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群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嶺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

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爲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模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鑾輿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及煬帝卽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荅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貴。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爲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祕密。

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雒陽。

耿詢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爲主。桂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闕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爲官奴。給使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爲朝廷惜之。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卽位。進欵器。帝善之。放爲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書曰。遼東不

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詢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韋鼎

韋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立，隱於商州，因而歸宋。祖濬、梁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黃門侍郎鼎少通脫，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皇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見昂卒於京城，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切異之，往見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爲戶曹屬，歷太尉掾、大司

馬從事、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嬀滿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將軍、領安右督、安王長史、行府國事。轉廷尉卿。大建中，爲聘周主使，加散騎常侍，尋爲祕書監、宣遠將軍。轉臨海王長史、行吳興郡事。入爲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塋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群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

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上每與公王宴賞鼎恒預焉高祖嘗從容謂之曰韋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絕自生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卿族何得爾也乃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與鼎還杜陵樂飲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作韋氏譜七卷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得嗣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卽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逗留其人驚懼卽自首伏又有人客遊通王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

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其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誑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有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頤之卒年七十九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家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爲夏官府下士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大夫進封洹水縣男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旣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

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慙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執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

郡韓則嘗詣和。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棹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此三人。當高祖龍潛時。並私謂高祖曰。公當爲天子。善自愛。及踐阼。以張賓爲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儀同。

蕭吉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陷。遂歸于周。爲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是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十

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卽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卽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卽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

音俱角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大之日卽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卽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魍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迴風從良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于時至寒有蝦蟇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

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按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

十二運也。吾言

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

府。嘗行經華陰。

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

曰。其候素家。常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十二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世。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

未嘗柳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常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鬅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護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違爲卿占之，卿宜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

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其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音，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著欽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遯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

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曆。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玄

張胄玄，勃海蓆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熙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

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洛下閎改顛項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位，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胄玄所爲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曆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

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立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卽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胄立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去。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卽爲食。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

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恆率。見伏盈縮。悉無格准。胄立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卽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卽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旨。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立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卽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卽不見。若平晨見在啟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胄立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

餘日留迴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卽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卽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胃之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卽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胃之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卽爲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卽食。旣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胃之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旣。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

所立食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曆一分晝夜皆等。胃之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胃之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誠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後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卽當發癘。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

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卽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輿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於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爽仕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坦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尙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于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箬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

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授。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

王令言

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為。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竟寢。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泣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滯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為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饑餒。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為。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為神。時有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

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殺於江都。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引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韋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虛。雖洛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寶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未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隋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終 昭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夜夜了

二葉十一行先招○招南監本作收

六葉四行嶺南○嶺南南監本作漳南

五行郡俚○郡南監本作群

十三行平壤○壤毛作壞據 殿本監本改

七葉十二行公相下疑漏貴字

十葉十三行若云不吉○云毛脫據 殿本監本增

十九行天岡○岡南監本作罡

二十四行給○給毛作紀據 殿本監本改

十一葉六行十二南監本作二十

十三葉五行少遲○遲毛脫據 殿本監本增

十五葉一行晝夜皆等云云○晝夜下毛空木六格知其下空

二格又二行末几下空一格據 殿本監本補增

六行由是世○是世毛空二格遂據 殿本監本補

七行智藏少○少毛空格據 殿本監本補

九行崔氏泣○泣毛作汝據 殿本監本改

江都郭夔校

湯州書局
汲古閣
半印

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四

特進臣魏徵上

外戚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閭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

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皆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輒敘其事。爲外戚傳云。

高祖外家呂氏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爲楊口忠未本諱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爲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諡曰敬。外祖母姚氏。爲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畱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務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駘。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但連

呼高祖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恥之。乃命高頰。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爲濟南太守。令卽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獨孤羅弟陀

獨孤羅。字羅仁。雲中人也。父信。初仕魏。爲荊州刺史。武帝之入關也。信奔父母妻子。西歸長安。歷職顯貴。羅由是遂爲高氏所囚。信後仕周。爲大司馬。及信爲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之故。見而哀之。爲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之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隋整崔氏。生獻皇后。及齊亡。高祖爲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尋羅。得之。相

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
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于京師。諸弟見
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之。不以兄禮事也。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
競長短。后由是重之。及高祖爲丞相。拜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下
詔追贈羅父信官爵。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
故柱國信風宇高曠。獨秀生民。叡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謀長策。道
著於彌諧。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運
屬艱危。功高弗賞。嗛言令範。事切於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
懷塗山之義。無忘褒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等十州刺史。
趙國公。邑萬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之號。不當承襲。上
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爲
河內郡公。穆爲金泉縣公。藏爲武平縣公。陁爲武喜縣公。整爲千

牛備身。擢拜羅爲左領左右將軍。尋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
勝計。久而出爲涼州總管。進位上柱國。仁壽中。徵拜左武衛大將
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諡曰恭。子纂嗣。仕至河陽郡
尉。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爲河陽郡尉。庶長子開遠。字文化。及之弒
逆也。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爲千牛。與
獨孤盛力戰於閣下。爲賊所執。賊義而捨之。善後官至柱國。卒。子
覽嗣。仕至左候衛將軍。大業末卒。
獨孤陁。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郡。十餘年。宇文護被誅。
始歸長安。高祖受禪。拜上開府右領左右將軍。久之。出爲郢州刺
史。進位上大將軍。累轉延州刺史。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轉
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
醫者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

母妹由是意。陁所爲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陁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頴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貓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貓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居數日，貓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苗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貓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貓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竒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勳侍中整

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爲民。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貓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貓鬼家，陁未幾而卒。煬帝卽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曰：外氏衰禍，獨狐陁不幸早世，遷卜有期，言念渭陽之情，追懷傷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下詔曰：舅氏之尊戚屬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繼，緬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祿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壽。陁弟整，官至幽州刺史。大業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蕭歸

蕭歸，字仁遠，梁昭明太子統之孫也。父訥，初封岳陽王，鎮襄陽侯。景之亂，其兄河東王譽與其叔父湘東王繹不協，爲繹所害。及繹嗣位，訥稱藩於西魏，乞師請討繹。周太祖以訥爲梁主，遣柱國子

謹等率騎五萬襲繹滅之。晉遂都江陵。有荆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稱皇帝於其國。車服節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總管。以兵戍之。晉薨。歸嗣立。年號天保。歸俊辯有才學。兼好內典。周武帝平齊之後。歸來賀。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歸起舞。歸曰。陛下親御五絃。臣敢不同百獸。高祖受禪。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歸來朝。上甚敬焉。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親餞於滄水之上。後備禮納其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獻皇后言於上曰。梁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勞猜防也。上然之。於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歲餘。歸又來朝。賜練萬匹。珍玩稱是。及還。上親執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歸拜謝而

去。其年五月。寢疾。臨終。上表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外藩。恩踰連山。爰及子女。尚主婚王。每願躬擐甲冑。身先士卒。掃蕩逋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遽罹痾疾。屬纊在辰。願陰待謝。長違聖世。感戀嗚咽。遺嗣孤藐。特乞降慈。伏願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天百朱本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并獻所服金裝劍。上覽而嗟悼焉。歸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四而薨。梁之臣子。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子琮嗣。歸著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於世。琮字溫文。性寬仁。有大度。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為梁太子。及嗣位。上賜璽書曰。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當須自力。輯諧內外。親任才良。聿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

尺陳人水潦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曰。雖復朝聘相尋。疆場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積世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爲國爲民。深宜抑割。恒加饘粥。以禮自存。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誠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徵琮叔父岑。入朝拜爲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復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洩。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于京師。江陵父老莫不隕涕。相謂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郢州。琮叔父巖及弟璠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頴。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

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爲柱國。賜爵莒國公。煬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總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誠勵約。復以私情喻之。琮答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爲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因謂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虜優羌劣。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旣被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爲梁公。鉅小名藏。煬帝甚昵之。以爲千牛。與宇文暉出

入宮掖伺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焉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爲字文化及所殺

璣字欽文少聰敏解屬文在梁爲荊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以兵至郡州璣懼與其叔父巖奔于陳陳主以爲侍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子也及陳亡吳人推璣爲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晉歸等兄弟並第三而踐尊位璣自以歸之第三子也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於璣由是益爲眾所歸襲國公宇文述以兵討之璣遣王哀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吳州哀懼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璣聞之悉無鬪志與述一戰而敗璣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於民家爲人所執送於述所斬之長安時年二十一弟璟爲朝請大夫尚衣奉御璣歷衛尉卿祕書

監陶丘侯瑀歷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勇切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若使獨孤權侔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四

終 昭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葉十八行字苦桃爲楊忠妻忠毛作廣殿本攷證云諱訛作廣當作爲楊忠妻據改

二葉一行種未定○未毛作末據監本改

五葉五行天日○毛作天目據 殿本監本改

江都郭夔校

揚州書局
順古閣本

隋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五

列女

特進臣魏徵上

自昔貞專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在。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植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主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含貞。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修名彰於既往。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良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可勝道哉。永言載

思實庶姬之恥也。觀夫今之靜女，各勵松筠之操，甘於玉折蘭摧，足以無絕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不諱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初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適于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曰：昔

共姜自誓，著美前詩。卽媯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禮。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弑逆，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表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耻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肅然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

弑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戶外。請復爲夫妻。主拒之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絕。訶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柳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姿儀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娉以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恪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訣。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既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爲之涕流。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爲黃門侍郎。封龍涸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爲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而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踰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宇文化及之逆。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厲。因取甕。自毀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

譙國夫人者高涼冼氏之女也。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誠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

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爲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瀨石，寶知之，遂告夫人。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瀨石，卽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于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

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
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
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
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爲中郎將石龍太夫人
賚繡幃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
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
夫人號爲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洗安撫嶺外陳將徐澄
以南康拒守洗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于陳
主至此晉王陳末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并以犀
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
孫魂帥衆迎洗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冊夫人爲
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洗於州城進

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洗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
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益出討佛
智戰剋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其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
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
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
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益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
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譙國公冊夫人爲譙國夫人以宋康
邑廻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
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勅書曰朕撫育蒼生
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
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爲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
孫益斬獲佛智竟破群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

好語

如夫人者豈善列女耶真丈夫也

愆誠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勅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謚為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適鄭誠生善果而誠討

尉迴力戰死於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謂彥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為無禮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坐胡牀於部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曠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

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唯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治廨宇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恣請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墻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

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韓覲妻

韓覲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覲。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覲從軍戰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焉。因養夫之孳，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已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闕終于家，年七十二。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卽其孳子也。仁壽中，爲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藉。爲司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囚詣長安，親臨問讓稱寃。上復令治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寮議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贓貨狼藉。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覆汝？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爲人？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旣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

可滅死。除名爲民。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孽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詣闕，爲之請命，匍匐頓顙，朕哀其義，特免死辜，使天下婦人皆如馮者，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歎，不能已。宜標揚優賞，用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婦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劉昶女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爲將帥，位方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厯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爲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恃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反縛，籬條上作獠，儻取公卿子弟，奮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

趨捷者，號爲餓鵲隊；武力者，號爲蓬轉隊。每講鷹隼，火連騎道中，歐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老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肥。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爲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帝謂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於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治之甚急。憲司文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歔歔嗚咽，見者傷之。居士坐斬，昶竟賜死于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諭之，其女言

父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與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

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末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楊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爲逆哉。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爲安樂縣君。時尹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氏妻也。甚有志節。爲邦族所重。當江南之亂。諷諭宗黨。皆守險不從。叛

逆。封爲密陵郡君。

孝婦單氏

孝婦單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單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自節儉。晝夜紡績。積財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爲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周。竟不屈節。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涇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于井中。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儼。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為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為

賊所拘。賊請以為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遣為賊婦。終必不能群。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牀簀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遽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鏃。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真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媪。孝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慙其志。烈蘭玉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

復何以加焉。

隋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五

昭和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葉五行煬帝長女也 殿本監本帝下多之字

四葉四行遂告夫人曰 殿本監本遂作遽

五葉十二行物五千段南監本物作帛

十三行誠合罪責。合毛作舍據 殿本監本改

十五行并梁陳賜物。并毛作井據 殿本監本改

七葉二十行孽子。孽毛作弟據 殿本監本改

九葉十一行歔歔。歔毛作郤據 殿本監本改

江都郭夔校

陽州書局
清古書本

隋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六

東夷

特進臣魏 徵上

高麗

朱蒙

高麗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為氏。朱蒙死。子閻達嗣。至其孫莫來。興兵遂并夫餘。至裔孫位宮。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母丘儉拒破之。位宮立孫之子。曰昭列帝。為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宮室。大掠而還。

及金剛 毛氏

昭列帝後為百濟所殺其曾孫璉通使後魏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高祖受禪湯復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湏水復有國內城漢城並有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為三京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太太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奢次烏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禱奢次翳屬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內評外評五部禱薩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屨婦人裙襦加襪兵器與中國略同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匹穀五石遊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其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逆者縛之於柱焚而斬之籍沒其家次則償十倍用刑

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於湏水之上王乘腰輦列羽儀以觀之事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為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誼呼馳逐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潔淨自喜以趨走為敬拜則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淫奔俗多遊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悅然即為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娉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耻之死者殯於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儺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翫車馬置於基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開皇初頻有使人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十七年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

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鞅鞅，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爲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滅，恐有外聞，故爲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政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

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誠勅，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悖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又安。人神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慤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高祖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郡公。

賜衣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高祖優冊元爲王。明年元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啟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之罪，車駕度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者，卽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

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遶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之，乃勅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卽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勅諸軍嚴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百濟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於我，故有娠也。王捨之，後遂生一男。棄之廁溷，久而不死，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高麗王忌之，東明懼。

百濟之序

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歷十餘代，臣中國。前史載之詳矣。開皇初，其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為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其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次德率，次杆率，次奈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皂帶，次固德，赤帶，次李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黃帶。次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振武，次剋虞，皆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奈率以上飾以銀花，長吏三年一交代。畿內為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領一人，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婦人加粉黛，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為兩道，盤於頓上，俗

尚騎射，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著龜占相之術，以兩手據地為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箏篪，爭竽篳篥之樂，投壺圍碁，樗蒲握槊，弄珠之戲。行宋元嘉曆，以建興月為歲首。國中百姓有八族：沙氏、燕氏、芻氏、解氏、貞氏、國氏、水氏、苗氏。婚娶之禮，略同於華。喪制如高麗。有五穀、牛、猪、雞，多不火食。厥田下，人皆山居，有巨粟，每以四仲之月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平陳之歲，有一戰船漂至海東，舳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百濟王既聞平陳，遠令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迹瀄至，朕已悉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使者舞蹈而去。開皇十八年，昌使其長史王辯那

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曰。往歲爲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昌死。子餘宣立。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令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錫。遣尙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其南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舳舻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麀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國云。

新羅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母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爲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穢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真平爲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群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

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群官詳議而定之。服色尚素。婦人
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
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卽拜夫。死有棺斂，壆起墳陵。王及父母
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
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
亦不能圖之。

秣鞞

秣鞞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號栗
未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
在栗未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
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
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栗未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

肅鎮氏

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之肅鎮氏也。所居多依山
水。渠帥曰大莫弗。湄咄東夷中爲強國。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
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
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稌。水氣鹹，生鹽於水皮
之上。其畜多猪，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婦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
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其俗姪而妬，其妻外姪人有告其
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姪姪之事，終不發揚。人
皆射獵爲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傳
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高祖詔其使者曰：
朕聞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
等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內國有聖人，故
來朝拜。旣蒙勞賜，親奉聖顏，下情不勝歡喜。願得長爲奴僕也。其

嚼米爲酒

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高祖誡之曰。我憐念
契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不安樂。何爲輒相攻擊。甚乖我意。
使者謝罪。高祖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
折多戰鬪之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
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
敗。其衆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拜爲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
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
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優厚。十三年。從帝
幸江都。尋放歸柳城。在途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
僅而得免。至高陽。復沒於王須拔。禾幾遁歸羅藝。

流求國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
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
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澗側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
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瑯刻禽獸。多闕鏤樹。似橘而葉密。條
織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
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
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
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正方。織闕鏤皮。并雜色紵
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
聲如珮。綴鐙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
鉞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
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舉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机。鏤
爲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爲部

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卽共和解。收取鬪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爲隊帥。無賊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准，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烏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筋，長尺餘，鑽頂而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爲年歲，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點手，爲蟲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貝爲娉，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灸，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爲鹽，木汁爲酢，釀米麴爲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

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盃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尤多。豬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墜之。土宜稻粱，床黍麻豆赤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榿楠杉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鬪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

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由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鼈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峴喻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

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天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教眾於是國人共立為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為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關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踞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為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

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襪擗竹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矟漆皮爲甲骨爲矢鏃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頂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卽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卽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

五絃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棊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鷓鴣項令人水捕鱼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糲葉食用手鋪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卽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姪妬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輦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

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千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舳羅國經都斯麻國迴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卽相見今故清道節館以待大使莫聞大國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卽戒塗於是設宴

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繇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徒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高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

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若己。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之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隋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六

終 昭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讀此卷了

一葉十二行遂入九都。南監本九作其。

十八行太兄。毛作大大兄據。殿本監本改。

二葉十行入朝。入毛作人據。殿本南監本改。

三葉五行恃長江之外。監本外作險。

十八行啟人可汗。汗毛作許據。殿本監本改。

五葉五行厥田下濕。殿本監本無濕字。

十行朕已委知。委南監本作悉。

十葉二十四行沒水。南監本沒作投。

十一葉十四行裴清。裴毛作斐據。南監本改。

十五行迴在大海中。迴毛作回據。殿本監本改。

江都郭夔校

揚州書局
編古閣本

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七

南蠻

特進臣魏

徵上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獠曰俚曰獠曰苞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浸以微弱稍屬於中國皆列為郡縣同之齊人不復詳載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多湮滅而無聞今所存錄四國而已

林邑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阯女子徵側之亂內縣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為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曰南人范文因亂為逸僕隸遂教之築宮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文將兵極得眾心文因間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國無嗣文自立為王其後范佛為晉揚威將軍戴桓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至

辰虫灰

梁陳亦通使往來其國延表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趾同以磚為城屋灰塗之東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為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日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瓔珞足躡革履時復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刀有弓箭刀槩以竹為弩傅壽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眾吹蠶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柳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齋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儺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儺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

則內金鬕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鬕沉之於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盡七七而罷至百日三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事羣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為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暹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眾而陣方於戰偽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眾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指去各百許步。每門圖書飛仙仙人菩薩之像。縣金花鈴。眊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水龍。以金銀五香水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燄。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

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壹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陀拏達義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等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麗。唯金鑲。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為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蠶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稌。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名

椰漿爲酒。煬帝卽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齋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娑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鎖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娑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疎薄，願爲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螭蝟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遣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娑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旣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官賞各有差。

真臘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利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釧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燄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爐二人侍側王着朝霞古貝嘴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懸金瑤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屨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人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慈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髻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以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

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剽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蘇酪沙糖杭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搗而食娶妻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卽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

楊枝淨齒
沙糖

林稿

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於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蠱土宜梁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婆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鮠背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猪白牛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眾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其夜祀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

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館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其後亦絕

婆利

婆利國自交阯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利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挈次曰獨訶氏挈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鑱其足暮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

蠻荆種類寔繁代爲紛梗自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爲郡縣暨乎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汗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內憂誠哉斯言也

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七

終昭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讀了

一葉三行曰蜒○蜒殿本攷證作蜚

十三行延袤○袤毛作裒據 殿本監本改

十八行侍衛○侍毛作待據 殿本南監本改

二葉十一行十八枚○枚毛作牧據 殿本南監本改

三葉二行陀拏達义○义毛作又據 殿本監本改

十九行以樂隋使○隋監本作隨

二十二行持孔雀蓋○持毛作時據 殿本監本改

五葉十一行小兒未婚者 殿本監本作如有未婚者

二十二行二千人 殿本監本二作五

江都郭夔校

湯仲書局
順古閣本

隋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八

西域

特進臣魏

徵上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為勞敝中國其官時廢時置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詳焉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僂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問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錄者二十國焉

隋書卷八十三

列傳

四十八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爲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廆不協。遂西度隴。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爲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其主以阜爲幘。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纂籬。婦人裙襦。髮綴以珠貝。國無常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厥。喪有服制。墓訖而除。性皆貪忍。有大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多羴牛。饒銅鐵。朱砂。

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氊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其主呂夸。在周數爲邊寇。及開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梗。因而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擊破之。俘斬甚衆。呂夸大懼。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茲。素得衆心。拜爲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出兵拒戰。爲賊所敗。子信死之。汶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之。斬千餘級。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呂夸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呂夸而降。請兵於邊吏。

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洩，爲其父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上不許。六年，嵬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人，戶將歸國。遣使詣闕，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也？吾當教之以義方耳。」乃謂使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義相向。況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愛也？吐谷渾主旣是嵬王之父，嵬王是吐谷渾主太子，父有不是，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內外諷諭，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爲善事，卽稱朕心。嵬王旣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

曰：「溥天之下，皆曰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爲本。渾賊昏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復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哀死，高祖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呂夸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爲寇。十一年，呂夸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朕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作國聞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十二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其弟伏允爲

主使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尙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卽位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効鐵勒許諾卽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合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眾伏允遁逃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述追之急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永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二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主送出玉門令統餘眾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和縣不能禦焉

党項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罽羊尾及粘毳毛以爲屋服裘褐披氊以爲上飾俗尙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羴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姪穢蒸報於諸夷中最爲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爲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大枉其悲哭之有琵琶橫吹一笛爲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高祖爲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寇掠蔣公梁睿旣平王謙請因還師以討之高祖不許開皇四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

衆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以討之大破其衆又相率請降願爲臣妾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而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高昌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初蠕蠕立闕伯周爲高昌王伯周死子義成立爲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爲高昌王又爲高車阿伏至羅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爲主孟明爲國人所殺更以馬儒爲王以鞏顧翹嘉二人爲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爲王嘉字

靈鳳金城榆中人旣立又臣于茹茹及茹茹主爲高車所殺嘉又臣于高車屬焉耆爲挹怛所破衆不能自統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嘉死子堅立其都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之處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汚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

徑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
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
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
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
而從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
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
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為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為大先者以
國處邊荒境連猛狽同人無咎被髮左衽大隋統御宇宙平一
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化其庶人以上皆宜
解辨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聖哲所降顯誠遂良
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識經遠器懷溫裕丹
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難淪迫僇戎數窮

毀冕翦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
沙忘阻奉養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
削衽曳視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
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
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
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
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
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
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為姓
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為人寬厚甚得眾心其妻突厥達度可

圍德加四表伯雅踰

盛典於是襲纓解辨

具仍班製造之式并

棄彼氍毹還為冠帶

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

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

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阜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鬣。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驘驢。封牛黃金。饒沙。賄香。阿薩。那香。瑟瑟。麝皮。氍毹。錦疊。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

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與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煬帝卽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焉。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與兵滅之。令特勒旬職。攝其國事。南

去潑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旬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鏹石硃砂麝香齊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為小王貴人死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

トマルト云フ也
集
木上
鳥也

又以其皮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焉耆

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字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綱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龜茲

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白字蘇尼啞

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者死。刳賊斷其一臂。并刳一足。俗與焉耆同。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土多稻粟菽麥。饒銅鐵。鈔麋皮。毳毼。饒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封牛。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卽不育。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鑿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數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者。云是羅漢比丘盧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盜。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山多美玉。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大業中頻遣使朝貢。

鑿汗

鑿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柴。

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為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挹怛

挹怛國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五六千。

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為角。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頗貢方物。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遮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

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合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疋。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

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澣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

穆國都烏澣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為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蘭城即條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別足沒家財或刺去其鬚或繫排於項以為標異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弃屍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傅金屑於鬚上以為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卵真珠頗黎獸魄珊瑚瑠璃碼碯水精瑟瑟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鍮石銅鑛鐵錫錦疊細布氍毹毼毼護那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麀皮朱砂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獻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

七百里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鑠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鑛鐵氍毹朱沙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

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縉其國南北八百里東南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礮而居以避其患其礮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礮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罪者死輕罪罰牛人皆輕捷便於擊劍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爲絃妻其羣母及嫂兄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儻鼓箏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儻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賭酒相遺其飲噉而瘞之死後十年而大葬其墓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

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帶羃離衣多毛毳皮裘全剝牛脚皮爲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以修職貢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羗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梧千硤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來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遙管之

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尙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敝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清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卽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

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

隋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八

終昭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三葉九行佗國。佗毛作陀據。殿本監本改。

二十二行二千騎。二監本作數。

四葉八行文字。文字毛作又五據。殿本監本改。

五葉一行茹茹主爲高車所殺。主爲毛作爲王據。殿本監本改。

本改

六葉十六行烏那曷國。烏南監本作烏。

八葉二十一行勝兵者二千人。二南監本作三。

九葉四行比盧旃。盧監本作慮。

十二葉六行中通馬騎。馬毛作焉據。殿本監本改。

九行東去。東毛作更據監本改。

隋書卷八十三

列傳

十三葉十七行且末。末毛作未據。殿本監本改。
十四葉一行遼東之捷。捷毛作提據。殿本監本改。
江都郭夔校。

楊州書局
藏古閣本

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九

特進臣魏徵上

突厥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則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鹿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為神所憑。歘然至於海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豈示不忘本也。有阿賢設者。率

部落出於穴中。世臣茹茹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當後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眾襲茹茹。破之。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為木杆可汗。木杆勇而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後與西魏師入。侵東魏。至於太原。其俗畜牧為事。隨逐水草。不恒厥處。穹廬氊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官有葉護。次設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刻木為契。候月將滿。輒為寇鈔。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鬪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羊馬而祭之。遶

帳號呼。以刀割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為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羣母及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而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木杆在位二十年。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為步離可汗。居西方。時佗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南。爾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佗鉢曰。齊國富強者。為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佗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并十誦律。佗鉢亦躬自齋戒。遶

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地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佗鉢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羅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羅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矣。攝圖長而且雄，國人皆憚，莫敢拒者。竟立菴羅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羅每遣人罵辱之。菴羅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之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治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

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修保，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并，沙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略。由是悉衆爲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勿泊蘭州，總管叱李長義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爲虜所敗。於是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魏道衰弊，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逐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滅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爲勞擾。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爲厚歛。兆庶多惠，豺

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應茲染鏑，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郡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卽叛。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狐束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爲鄰，皆願諫。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

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祇作年將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藉水艸。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饑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治兵，贏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橫萬里之衆。旦朔野之追躡，望天涯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敵能當，何遠不服。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廣闢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臥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義

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是
以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實榮定。左僕射高頴。右僕射虞慶則。
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敗。
走遁去。時虜饑甚。不能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
旣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忘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
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
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旣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
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
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求
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援。上皆不許。會千金公主。
和。使於沙鉢略。晉王廣。宋本諱鎮并州。請因其釁而乘之。上不許。沙

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
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
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卽是翁。此是女夫。卽是兒。例兩
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
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絲。都是此物。
彼此有何異也。高祖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
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旣是沙鉢略婦翁。今
日看沙鉢略。其兒子不異。旣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
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
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
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說諭之。
攝圖辭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旣而大慚。其群下。因相聚

勸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為臣報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詔晉王本諱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積為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尙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三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來賓回首而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

蕃隅地過萬里土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與為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況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衽解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聞高祖下詔曰沙鉢略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過於此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義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致此已勅有司肅告郊廟宜普頒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

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藉，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含真爲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之間。又許之，仍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爲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爲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悞，遣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葉護可汗。以雍虞

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頤，樓背眉目疎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旣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頴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頴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爲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爲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其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衆奉雍虞閭爲主，是爲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褥但持勒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爲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馳牛

千金公主
五言詩

各五百頭尋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為詩叙陳亡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杯酒恒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為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黜之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合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主者方許婚突厥以為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與達頭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而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

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夷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遣使人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向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為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以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為元帥左僕射高穎率將軍王瑒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渡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勅染干與都速六樗蒲稍稍輸以寶物用慰其心夏六月高穎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意利珍豆啟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啟民上表謝恩

曰臣既蒙豎立復改官名昔日姦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違法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是時安義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人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爲啟民畜牧之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爲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追斬首虜二千餘人晉王廣○宋出靈州達頭遁逃而去尋遣其弟子侯利伐從磧東攻啟民上又發兵助啟民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磧啟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

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共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於恒安廢爲庶人詔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啟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于啟民至是而叛素軍河北直突厥阿勿思力侯斤等南度掠啟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素率上大將軍梁默輕騎追之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侯斤悉得人畜以歸啟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旣渡河賊復掠啟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奮擊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從步迦奔吐谷渾啟民遂有其衆歲遣朝貢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三

千段。啟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提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卽是至尊憐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爲不可，乃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尙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

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旣辨要荒之敘。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仍璽書答啟民，以爲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啟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曰：德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寓，聲教所以咸洎。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辮，同彼臣民。是故王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臣，待以殊禮。突厥意利珍寶，啟民可汗，志懷沈毅，世修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拔足歸仁。先朝嘉此欵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衆，收其破滅之餘。復祀於旣亡之國，繼絕於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澤漸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祇奉靈命。思播遠猷，光融令緒。是以親巡朔野，撫寧藩服。啟民深委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丹款，良足嘉尙。宜隆榮數，式優恒典。可賜路車乘馬，鼓吹幡

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內。泝金河而東北。幸啟民所居。啟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氊帷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擊羶肉。韋韜獻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啟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啟民所。啟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勅令牛弘宣旨謂之曰。朕以啟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於啟民。如或不朝。必將啟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懼。啟民仍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藩。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為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是為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

圍帝於雁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援軍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止於定襄。薛舉嘗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為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為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擲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

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官有俟發閭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為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啟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啟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其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

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為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詔可汗令人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啟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剽慈母之命恡一句稱臣喪匈奴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啟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旣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啟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啟民啟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

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升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强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野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與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

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道盡。帝曰：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天上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總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累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關，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賜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

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
遑也。每從巡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為
北蕃突厥所害。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
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
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
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啞蘇、婆那、曷烏、謹紇、骨也、啞於泥、謹等，勝
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
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啞曷、截撥、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差、蘇拔
也、未渴達等，有三萬許兵。得疑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蔑、徒隆
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盟、昏等。近

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無君長，分
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艸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
尤甚，以寇抄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羊而少馬。自突厥有
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諱暕北征，納民大
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
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
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為易勿
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啞，為小可汗。處
羅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眾心，為鄰國所
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
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
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云。

奚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為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鈔初臣於突厥後稍強盛分為五部一曰辱紇王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為其帥隨逐水艸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而得賞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絕最為無信大業時歲遣使貢方物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後稍大居黃龍之北數百里其俗頗與靺鞨同好為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

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當後魏時為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內附止於白貌河其後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開皇四年率諸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眾款塞高祖納之聽居其故地六年其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眾內附高祖納之安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其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敕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眾遂北徙逐水艸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艸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眾合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埜統之契

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民貧弱，突厥常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艸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人髻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籬條爲屋，如突厥羶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爲棧，或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薦，結繩爲轡，寢則屈爲屋，以籬條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而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與韃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婿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娉，更將歸家，待有娠，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

大柵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二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麀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穿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語言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實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則獫狁

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
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侵鈔爲
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
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
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類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弱相反正
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讓驕黠
憑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
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
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
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鼎厥徒
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啟
民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反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強卒於

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雁門之
圍俄屬羣盜並興於此寢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民
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
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
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羣醜屢隳亭障殘毀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
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聖上奇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
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畫爲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
戶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
之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
育斯乃天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九

終

明和十一年四月

一葉五行俗呼兜整

呼毛作乎據

殿本監本改

二葉四行馬酪○酪毛作駱據 殿本監本改

二十四行沙鉢略與之合軍毛衍一之字據各本刪

四葉二十一行地勒察南監本勤作勒

六葉十八行贈物五千段南監本作帛五十段

七葉十一行玉杖○毛作王據 殿本監本改

八葉八行遂渡河南監本渡作度

十四行義成公主○義毛作裴據 殿本監本改

九葉十四行妬惡○妬 殿本監本作妒

十葉四行賜物二十萬段南監本物作帛

十一葉八行鐵勒○勒毛作勤據 殿本監本改

十三葉十行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 殿本監本無此九字

二十二行截撥南監本作截○差 殿本監本作養

二十三行也未渴達南監本末作末

二十四行隆忽監本作怒

十四葉九行莫何可汗○莫何毛作何莫據監本改

二十一行契丹下 殿本註室韋二字據增

十五葉十四行大室韋南監本大作太

十五行在契丹北南監本無北字

十七行二十五部南監本作二十二部

二十行織草為薦 殿本監本薦作鞮

二十四行難以共居監本共作同

江都郭夔校

揚州書局
藏書
古閣本

隋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

特進臣魏

徵上

夫肖形天地人稱最靈以其知父子之道識君臣之義異夫禽獸者也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則君臣父子其道不殊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也天可讎乎是以有罪歸刑見危受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故聞其風者懷夫慷慨千載之後莫不願以為臣此其所以生榮死哀取貴前哲者矣至於委質策名代卿世祿出受心膂之寄入參帷幄之謀身處機衡肆趙高之姦宄世荷權寵行王莽之桀逆生靈之所讎疾犬豕不食其餘雖荐社汗宮彰必誅之豐斲棺焚骨明篡殺之咎可以懲夫既往未足深誠將來昔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抑使之求名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

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

宇文化及

弟智及

宇文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累遷至太子僕，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化及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煬帝卽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大業初，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至青門外，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以公主故人，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爲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遂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是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

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驍果知其情，因謀構逆。其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宮丹楊，勢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耦語，並謀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卽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爲戮，將如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爲公憂之。」德戡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所慮也？」虔通曰：「我子弟已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相憂，當共爲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

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之交情相款昵言無迴避於座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孝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趙行樞者樂人之子家產巨萬先交智及勳待楊士覽者宇文弼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卽其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爲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木鷲怯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衆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告識者言陛下聞說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聞之遞相告語

謀叛逾急德戡知計旣行遂以十口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乃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十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云罪過時士及在

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益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啟狀，其奉養方裕良愷等，叅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當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爾，廢之何難？因共李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

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捕德戡及其支黨十餘人，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遣徐勣據黎陽倉，化及度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清淇，與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之。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擒，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於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率眾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尙有眾二萬，北走魏縣。張愔等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佗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因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

國史評

成士馬日散。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納。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關。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恒。其眾多亡。自知必敗。化及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鳩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為天壽。署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克。反為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曲諸賊。時遣士及狗濟北。求餽餉。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并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十餘日。不克而退。竇建德悉眾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其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禽化及。悉虜其眾。先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乃以轎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殺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

智及

主梟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鬪。所共遊處。皆不逞之徒。相聚鬪。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為。其妻長孫姑。而告述。述雖為隱。而大忿之。織芥之誓。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為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為化及請命。帝因兩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弒逆之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為丞相。以為左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為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

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爲侍
宮。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
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勲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
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
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謀反。語在化
及事中。旣獲煬帝，與其黨孟秉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
爲溫國公，邑三千戶。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
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
其兵也。由是憤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
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
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
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遊獵，至于後軍。德戡

裴虔通

不知事露，出營奏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
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
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
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時年三十九。

裴虔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煬
帝卽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監門直閤，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
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擒
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爲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
鎮徐州。化及敗後，歸于大唐，卽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
男。尋以隋朝殺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死。

王充

王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頹稱徙居新豐頹稱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充捲髮豺聲沉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開皇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稱爲明辯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于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充內懷微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充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

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克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寇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一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中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資莫不盡獲帝以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然性矯僞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二年突厥圍帝於門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反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解甲藉草而臥帝聞之以爲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爲江都河守時馱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鮪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斬首數萬虜獲極多後還

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並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逾喜。因密令充閱視諸女。姿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娉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云。敕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充或不中者。又以資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沉船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充為祕之。又遣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却。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發中詔遣充為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詔令還都。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於含喜城中。不

敢復出。字文化。及殺帝於江都。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馬盧楚奉侗為主。侗以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取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為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告捷。眾皆悅。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史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眾。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其女婿張志。以楚謀告之。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由世閤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充令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於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謀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又獲文

都殺之。何命開門以納充。充悉遣人代宿衛者。乃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伺與之盟。充尋遣韋節等諷侗。令拜爲尙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憚爲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遷營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旣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卽入縱火。密

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利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充悉收其衆。而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充又令韋節諷侗拜爲太尉。署置官屬。以尙書省爲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昵之。法嗣乃以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千。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卽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充大悅。曰。此天命

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充又取雜鳥書帛繫其頸
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
伺於別宮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唐遣秦王率眾圍
之充頻出兵戰輒不利都外諸城相繼降款充窘迫遣使請救於
竇建德建德率精兵援之師至武牢為秦王所破禽建德以詣城
下充將潰圍而出諸將其有應之者自知潛竄無所於是出降至
長安為讎人獨孤修德所殺

段達

段達武威姑臧人也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襲
道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高祖為丞相以大都督領
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為左直齋累遷車騎將軍兼晉王叅軍
高智惠李積等之作亂也達率眾一萬擊定方滌二州賜緡千段

遷進儀同又破汪文進等於宣州加開府賜奴婢五十口綿絹四
千段仁壽初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
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
清河張金稱等並聚眾為羣盜攻陷城邑郡縣不能禦帝令達擊
之數為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為段姥後用郇令楊
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尅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
東以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眾十餘萬
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洵擊敗之于時盜賊既
多官軍惡戰達不能因機以勝唯持重自守頓兵饋糧多無尅獲
時皆謂之為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留
守東都李密據洛口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
將霍舉率內兵出禦之頗有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充之敗也密

復進據北芒。來至上春門。達與判左丞郭大懿、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見賊盛，不陣而走。為密所乘，軍大潰。津沒於陣。由是賊勢日盛。及帝崩于江都，達與元文都等推越王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封陳國公。元文都等謀誅王充也。達陰告充為之內應。及事發，越王侗執文都於充。充甚德於達，特見崇重。既破李密，達等勸越王加充九錫，備物。尋諷令禪讓。充僭尊號，以達為司徒。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沒。

史臣曰：化及庸懦下才，負恩累葉。王充斗筭小器，遭逢時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既屬崩剝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不逞職為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為戎首，或親行鳩毒。豐深指鹿，事切食蹄。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獍凶魁，相尋菹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

嗚呼為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哉！

隋書自開皇仁壽時王劭為雅本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為篇目。雅本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雅本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奏請修五代史。五代謂梁陳齊周隋也十二月詔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修隋史。綿歷數載不就，而罷。正觀三年，續詔秘書監魏徵修隋史。左僕射房喬總監，徵又奏於中書省置秘書內省，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恭宗撰隋史。徵總知其務，多所損益。務存簡正，序論皆徵所作。凡成帝紀五列傳五十年正月王子徵等詣闕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朝堂上進，詔藏祕閣。後又

編第八隋書其實別行亦呼為五代史志

案魏徵本傳正觀七年為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即光祿大夫進封鄭

國公俄請遜位拜持進人諸本並云特進又經籍志四卷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無忌傳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詔監修疑當時先已刊修無忌因成善而進今紀傳題以徵志以無忌從眾本所載也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恭宗撰按恭宗傳正觀八年除著作郎修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左授洪州司馬龍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師與今錄年月官位不同疑後人所益房喬志寧初並受詔又李延壽傳云被詔與著作郎恭播同修五代史志按延壽正觀三年與顏師古同被敕修隋史其年以內憂去職今諸本並不載喬等名位天文律曆五行三志皆清風獨在五行志序諸本云褚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疑祇為一序今故畧其名氏

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御藥供奉藍元用奉傳

聖旨齋

禁中隋書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十五日

敕差官校勘

時命臣段延舉等校勘觀尋為度支判官續命黃熾代之

仍內出版式雕造

隋書卷八十五

終

列傳第五十

昭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行

四葉一行更立德戲為主○主毛作主據

殿本南監本改

江都郭夔校



